

《狂人日记》影响材源新考

汪卫东

内容提要 本文新发现值得关注的《狂人日记》域外影响新材源：高尔基小说《错误》。明治四十年（1907）3月《新小说》发表二叶亭四迷译高尔基短篇小说《二狂人》（原名为《错误》），同年7月《帝国文学》发表“无极”的《狂人论》。通过对鲁迅留日时期的阅读和翻译活动的考察及文本之间的对比研究，证明《狂人日记》受过《二狂人》和《狂人论》的影响。

关键词 《狂人日记》；《狂人论》；《二狂人》；《错误》

茅盾曾称《狂人日记》“前无古人”^①，确实，在中国小说史中，《狂人日记》找不到明显的参照系。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小说的现代进程中，其突变性是醒目的，它在现代小说语体上的惊人成熟，标志中国现代小说的真正形成。鲁迅后来谈到《狂人日记》时曾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②可见《狂人日记》背后，有着域外文学的丰富影响。关于其影响源，鲁迅自己提到过果戈里、尼采和安特莱夫^③，后来学者又揭示与迦尔洵、芳贺矢一和梭罗古勃的影响关系^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影响材源吗？

本文新发现的《狂人日记》受异域文学影响的新材源，与高尔基有关。明治四十年（1907）7月10日发行的日本文学杂志《帝国文学》第13卷第7号的“时评”栏，刊载署名“无极”的短文《狂人论》，其中存在与鲁迅《狂人日记》可能相关的信息。中文翻译约3000字，兹做节选介绍。《狂人论》首先介绍新近发表的两篇翻译小说中的三个“狂人”形象：

近来我们文坛经由二叶亭四迷之灵妙译笔，而新近获知了俄国式的三个狂人，即ゴーリキ的《二狂人》与ゴーゴリの《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们。《二狂人》以其惊人的心理解剖，使人在久视卷首插图后，挑暗灯火、眺望月黑风高之窗外时，不由感觉庭中树间仿若有物，发出的蠢蠢欲动之声如同在低声暗语一般。クラフツォフ仰面指天，ヤロスラーフツエ

フ蹲踞于其脚边……至此，我虽也曾担心过自己是否会成为第三位狂人，但好在因为有“如同幼龟披囊而走的”的九等官老师登场来担任此角色，我才得以安心。那么，经仔细琢磨推敲，三位狂人的狂态各自如下：クラフツォフ是位颇有天赋之才的男性，他一边怜悯拘泥于物质世界而无所作为的人类，而一边自身也卷入这漩涡中，面对不断加深的压迫而采取了自暴自弃式的反抗，最终变成了妄想狂，一开口便是要拯救世界，让世人以为他是为灵魂之自由而呐喊的人。ヤロスラーフツェフ原是过着单调生活的乡村教师，进入统计局供职后由于枯燥无味的机械式工作而过度使用大脑，最终因某种莫名的想法而烦恼，致使自我产生了分裂……正在他将变得奇怪可疑之际，自大妄想狂クラフツォフ现身并以如下口吻怒斥道：“尔等不过蝇蚋、寄生虫、蟑螂、跳蚤、浮尘、砖石之类！”由此，那原本不安的想法便刺破了干瘪的脑神经而扩散充满至整个脑海。（注：本文所涉日文引文均为笔者译，下同。又，着重号乃按原文标注，下同）

接着谈狂人形象对读者的挑战：

ヤロスラーフツェフ诚然值得怜悯。然而，将此仅仅只是视作描写金发碧眼之外国人而让人心绪不平的小说情节并对此嗤之以鼻的那些人，他们也即将变得反常。边说着自己不可能沦为狂人之流，实际上却早已目

光渐变而令人恐惧。彻底沉沦于物质世界而日日醉生梦死之辈连成为狂人的资格也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们或许是极度幸福地活着，反而诸如ヤロスラフツエフ这般正经当过乡村教师、多少接受过精神教育的人却很危险。特别是那些只体会到伦理的表层、将人生的一切都照常识来安排的所谓道学先生之流就格外危险……我想把这篇《二狂人》推荐与世间所谓绅士诸君与所谓道学家先生一观。

然后比较两篇小说人物形象设置的差异：

《狂人日记》并不似二狂人那般厉害深刻。《二狂人》厉害之处大概就在于其对逐步癫狂的过程的精细刻画。读者初读之时想着那主人公同自己是一样的真人，并多多少少将他的烦闷同自己相对照来加以同情和认同。然而这同类之人却渐渐变得癫狂失常，终于失去了全部理智而陷入悟性的大混乱，已然失去为人的资格，混化为动物，不禁感到凄惨……然而换做《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正因其一开始便已是了不得的狂人了，故而读者们便可以乘着完全客观的态度，也能将其看作是诗性假想世界的人物来加以鉴赏。如将其视作诗意对象来考虑的话，狂人别有一番妙味。

倘若只是搬出全然如同鬼畜的狂人让他做些残忍的行径倒也没什么，可这里……大多描写的是具有人性之处的狂人。所言所行都是近乎于人，忽而为人甚至超乎于人，或是非人，这一点妙趣横生。且这妙趣一经细品，便能化作好奇心、恐惧、同情与滑稽之类吧。一面抱有恐惧，一面又深感自己对狂人极大的兴趣，因而变得忽而惧怕忽而发笑。若是不笑反生了可怜之情则会流出同情的泪水。通常这样的情绪都是交错融合而生，因此狂人大多被认为是悲喜相交的人物。如クラフツオフ亦是如此，他以热烈的腔调谈论创造和救赎的样子，完全是超人的模样，叫人心生几分畏惧，可细听之下混乱分裂的思想却又滑稽不已。加之见到他的悲惨的表面，想起他的命运就会生出同情的念头。《狂人日记》中的九等官老师亦是疲于机械的生活而

产生妄想……即便那癫狂一日日增长的过程也被描绘出来了，可出发点早已是狂人，人物也是极其悠闲愚笨，故而读者便能从一开始就笑着俯瞰他们。即便那癫狂愈加严重下去也不太会恐惧伤心，反倒会觉得滑稽愉快……可是结尾处，在医院被泼冷水被殴打而苦闷之时终究是惨不忍睹的。“窗外可见的可不是我那老母吗？母亲啊，您的儿子正受尽磨难，请救救我吧，救救我！至少为我流下怜悯的眼泪吧！看啊，我不是正在遭受如此的痛苦吗？请抱抱您无依无靠的儿吧！此世间我身在无容身处。受尽折磨啊！母亲，请可怜可怜您病弱的儿吧！”听着这样的叫声不由地身上发冷，可这样叫了之后，不想他却说道：“对了，你知道阿尔及尔国王鼻子下面长出瘤子了吗？”于是将要涌出的泪水也憋了回去破啼为笑。

最后谈到“悲喜相交”的艺术效果：

如前所述狂人拥有悲喜相交的素质，因此在戏剧中运用这一点能收到极好的效果。莎翁的戏剧中出现了很多狂人，且都十分有趣……聚集了悲剧的滑稽精粹……最后到这里必须要赞誉一下狂人的美……“东西方戏曲中的狂人”之研究在文学上和心理学上都不失为一个适当的课题。

该文的评论对象，为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两篇以“狂人”为形象的俄国小说《二狂人》和《狂人日记》，作为“时评”栏的评论对象，可见两篇小说都发表不久。

二叶亭四迷（1864—1909），本名长谷川辰之助，明治时代著名作家和俄国文学翻译家。1881年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科，1886年发表文学评论《小说总论》，次年发表长篇小说《浮云》。后脱离文坛，1899年任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教授，1904年前后进入文学翻译的高产期，其翻译的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迦尔洵、安特莱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常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据周作人介绍，当年日本文坛专译俄国作品的主要就是二叶亭四迷和升曙梦，引起鲁迅的特别兴趣^⑤。

《狂人论》中的“ゴ-ゴリ”即果戈理，“ゴ-リキ”为高尔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及其对鲁

迅的影响,已为我们所广知,但是,高尔基的《二狂人》还不为人知。《狂人论》认为《二狂人》比《狂人日记》“厉害深刻”,对《二狂人》两个狂人的介绍尤为生动。以下为《狂人论》的评论与鲁迅《狂人日记》的相关之处。

1. 《狂人论》评论“ヤロスラフツエフ”的致狂因素,指出:“特别是那些只体会到伦理的表层、将人生的一切都照常识来安排的所谓道学先生之流就格外危险……我想把这篇《二狂人》推荐与世间所谓绅士诸君与所谓道学家先生一观。”揭示《二狂人》具有批判社会虚伪道德的内涵。

鲁迅《狂人日记》也指向对“吃人”礼教和虚伪道德的批判。

2. 《狂人论》比较两篇小说“狂人”形象设置的差异,指出“狂人”作为“诗意对象”的“妙味”:描写狂人的“人性之处”,其言行“忽而为人甚至超乎于人,或是非人”,让读者获得“好奇心、恐惧、同情与滑稽”,“一面抱有恐惧,一面又深感自己对狂人极大的兴趣,因而变得忽而惧怕忽而发笑”,“通常这样的情绪都是交错融合而生”。并举クラフツエフ的言论道:“以热烈的腔调谈论创造和救赎的样子,完全是超人的模样,叫人心生几分畏惧,可细听之下混乱分裂的思想却又滑稽不已。加之见到他的悲惨的表面,想起他的命运就会生出同情的念头。”说《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即便那癫狂一日日增长的过程也被描绘出来了,可出发点早已是狂人,人物也是极其悠闲愚笨,故而读者便能从一开始就笑着俯瞰他们。即便那癫狂愈加严重下去也不太会恐惧伤心,反倒会觉得滑稽愉快。”

这里从接受角度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使人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形象功能及其给读者的阅读感受,“狂人”不是形象,而是“呐喊”的表达中介,“狂人”是所谓“不正常的人”,“正常”与“不正常”是相对的,也是可变的,因而小说虽只是一个文本,却呈现了两个世界:一是我们(读者)正常,狂人不正常,这是围观狂人时的观众立场;另一个则是狂人正常,我们不正常,这是当读者进入狂人内心,真正理解了“我怕得有理”后采取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就会发现狂人其实说出了真相。鲁迅小说诉诸想象读者的这一效果,与《狂人论》的分析相似。

3. 《狂人论》强调“狂人”形象有“悲喜相交”的效果,并希望加以研究。“悲喜相交”正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特点,周作人也认为他以滑稽写悲哀是受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的影响。

鉴于以上相似性,如果鲁迅之前看过《帝国文学》上的《狂人论》,则《狂人日记》受其影响顺理成章。下面问题是鲁迅有没有可能看到呢?

周氏兄弟在日本了解西方文学,大致有逛书店和收集书报两个途径。据周作人回忆,兄弟俩“日本报纸当然每天都看……此外也买点文学杂志”^⑥。所谓“买点文学杂志”,其实也不少。据陈漱渝撰文介绍,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研究”课题组曾经从钱玄同遗物中发现鲁迅留日时期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收10篇日译小说,涉及到《趣味》《新小说》《新古文林》《文艺俱乐部》《早稻田文学》等文学杂志^⑦。据周作人回忆,在日本的时候,因“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⑧,兄弟两人热衷搜求俄国文学作品,“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一定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⑨。

《帝国文学》是明治后期著名的文艺杂志,由帝国文学会(东京帝国大学文科的教官、毕业生和在校生1894年组建)创办发行,1895年1月创刊,1920年1月终刊,其中1917年3月至9月休刊,共发行296册,是当时日本宣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及世纪末思潮的重地^⑩。

从时间和了解外国文学的动机来看,鲁迅关注此刊的机缘是很大的。鲁迅关注和喜爱的高山樗牛、登张竹风、厨川白村、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都是该刊的活跃分子,该刊发表过夏目漱石《伦敦塔》、芥川龙之介《罗生门》、登张竹风《论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片山孤村《神经质的文学》等名篇,曾为鲁迅所关注,尤其是《论弗里德里希·尼采》,鲁迅之接受尼采深受其影响。许寿裳提到鲁迅在日本时曾拥有一本《尼采传》,据张钊贻研究,此即收有《论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文的登张竹风的『ニイチイと二诗人』(《尼采与二诗人》,东京人文社1902年版)^⑪,伊藤虎丸认为,从鲁迅留日时期论文“可以原封不动地看到”该文宣扬的尼采观点的影响^⑫。《论弗里德里希·尼采》最早刊于《帝国文学》,即使鲁迅未在杂志上看到该文,鉴于其对尼采和登张竹风的熟悉,由

此而开始留意《帝国文学》也是可能的。

鲁迅接受尼采，受到明治三十年代中期“尼采热”的影响。“尼采热”的鼓吹者高山樗牛、登张竹风、姊崎嘲风和斋藤野人都来自东京大学，前二者出身哲学科，后二者来自德国文学专业；李冬木说，明治“尼采热”的中坚是“东大哲学科和德国文学科出身的几个精英”^⑬，“东京大学这一学院系统为周树人搭建了关于‘尼采’的主要知识平台”^⑭。《帝国文学》的发起者来自东京大学文科，该刊在明治三四十年代成为日本宣扬浪漫主义和世纪末思潮的重地，“尼采热”发起者桑木严翼、高山樗牛、登张竹风都是该刊的活跃分子，鲁迅受过登张竹风的影响已见上述，受高山樗牛影响也是事实，此处不赘；另据李冬木的研究，鲁迅之接受尼采，最早受过桑木严翼『二一キエ氏伦理说一斑』（《尼采伦理学说一斑》东京育成会1902年版）的影响^⑮。《帝国文学》、东京大学与“尼采热”之间的复杂关系，支撑鲁迅关注过《帝国文学》的可能性。

另外，我们已知鲁迅受果戈理同名小说影响，《狂人论》对果戈理《狂人日记》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也不排除鲁迅是通过该文了解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可能性。

二叶亭四迷重回文坛的1904年左右，鲁迅刚来日本不久，可谓不期而遇。鲁迅1905年弃医从文，开始搜读异域文学，尤爱俄国文学，通过日本译坛了解俄国文学是必然途径。据周作人回忆：“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⑯，“当时日本有长谷川二叶亭与升曙梦专译俄国作品，马场孤蝶多介绍大陆文学，我们特别感到兴趣”^⑰。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俄国作家较为广泛，有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迦尔洵、安特莱夫、高尔基等，鲁迅通过二叶亭四迷接触到了俄国文学，尤其关注果戈理、迦尔洵和安特莱夫，因而竹内好认为鲁迅“从二叶亭那里抽取了纯粹的东西”^⑱。鲁迅最早接触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就是190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于日本《趣味》杂志第2卷第3号至第5号的译本，二叶亭四迷译安特莱夫《红笑》和果戈理《死魂灵》都是鲁迅收藏和参考过的译本。

回到前面的《狂人论》。作为“时评”的《狂人论》同时提到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二狂人》和

《狂人日记》，说明两篇翻译小说都是刚发表不久，《狂人日记》发表于1907年日本《趣味》杂志，《二狂人》的发表应该也在这个时间段。

陈漱渝还列举了鲁迅剪报合订本所涉5本杂志刊登过的其它翻译小说，提到“1903年至1909年，在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⑲。那么，《新小说》上的高尔基作品是否就是《二狂人》呢？

查日本『明治翻译文学全集·新闻杂志编44.ゴーリキ一編』，有：“明治40年3月二狂人二葉亭四迷訳新小説。”^⑳竹内良雄的《鲁迅的〈小说译丛〉及其他》一文也明确说《新小说》1907年3月刊载有高尔基作、二叶亭四迷译《二狂人》^㉑。

高尔基有《二狂人》这篇小说吗？遍查高尔基全集，未见同名作品。

有学者指出，“日本明治时代的翻译虽然取材广泛，兼收并蓄，但追求速度，不拘小节；不但常采用旧形式，而且常对原作进行意译、编译和改写，因而被讥为‘豪杰译作’”^㉒。甚至，改换原作篇名也不少见，鲁迅《小说译丛》所录4篇日译屠格涅夫小说就改换了篇名，陈漱渝专托俄文翻译专家比对，才得知其原作^㉓。虽然在当时的日本译界，二叶亭四迷的译作还算“比较严谨”^㉔，但《二狂人》依然改换了高尔基小说的原名，它其实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错误》。《错误》最初发表于1895年《俄罗斯思想》月刊9月号。小说以19世纪90年代初期两个陷入疯狂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克拉夫措夫（即《狂人论》和《二狂人》所译“クラフツオフ”）因精神上的极度疲劳而精神分裂，小说以另一个濒临疯狂的知识分子基里尔·亚罗斯拉夫采夫（即《狂人论》和《二狂人》所译“ヤロスラフツエフ”）为视角，记叙探望克拉夫措夫的经过及其心理活动，深刻揭示了陷入精神困境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高尔基通过精神困境的展现，一方面批评了彼时俄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陷于空谈，同时又同情他们对真理与理想的执着追求，揭示了人的使命、生活的意义、人类的未来、真理的可能性及理想的价值等深层问题。

基里尔·亚罗斯拉夫采夫是一个“不在职的乡村教师”，陷于近似精神分裂的状态，整天为精神的斗争而苦恼。有一天，一个绰号叫“小调”的人来说，克拉夫措夫疯了，他已陪了两天，希望基里尔过去陪几天。基里尔去陪了一天一夜，刚开始是以看护疯子的态度过去的，但自己的精神困境使他渐渐在克拉夫措夫面前失去了自主，迷失于其滔滔不绝的宣讲之中，精神崩溃，跪下抱住他的大腿，企求他的精神拯救。当医生将克拉夫措夫抬往医院的时候，基里尔终于爆发，向周围的人们宣告：你们错了，克拉夫措夫不是疯子。最后，两个人都进了疯人院。

将《二狂人》与《错误》相比较，除了题名进行了更换，二叶亭四迷的翻译可谓忠实，几乎是逐字逐句，非常“严谨”。

将高尔基《错误》与鲁迅《狂人日记》相对照，存在一些相近的地方：

1. 正如前揭《狂人论》所评论的，《二狂人》中两个“狂人”在狂人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形象设置，尤其是克拉夫措夫在疯言与真理之间的言辞，与鲁迅《狂人日记》将“狂人”放在正常与不正常、迫害狂与先觉者之间的设置，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

2. 在细节方面，克拉夫措夫的一些言辞颇类《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言语风格。如：

(1) 当基里尔来到克拉夫措夫房间时，后者不断地向他宣讲：

你？忘了？不，你们我是忘不了的，你们到处都是……你们是苍蝇，你们是蟑螂、臭虫、跳蚤、尘土、墙上的石头！只要给你们一下命令，你们就会变成各种形状，化成各种东西……^⑤

《狂人日记》中“狂人”最后“劝转”大哥的话，颇与克拉夫措夫的宣讲近似：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⑥

(2) 最后，基里尔终于爆发，向周围人宣称

克拉夫措夫不是疯子：

你们不应该这样！请你们研究研究他的学说的实质：我们正在变坏，正在道德沦亡，我们正在疯狂的死亡，我们在肉体上正在卑劣地死亡……难道他劝我们同他一起走出生活的境界到没有人烟的荒漠中去，——难道他不对吗？他将我们回到这儿来……当我们在精神上复活的时候。诸位先生，诸位先生！……你们想干什么……在你们看来人人都是疯子，凡是希望别人幸福的人，伸出手来援助别人的人……凡是热忱地怜悯和非常爱护被生活所迫而又互相迫害的穷人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疯子……^⑦

之后又说：

请原谅我，诸位先生！你们是对的，因为你们人多！……^⑧

《狂人日记》第十则，“狂人”在“劝转”大哥时终于爆发，向周围的人慷慨激昂揭示“吃人”的存在。“狂人”发现并揭示普遍存在的不正常的“吃人”生态，反而被周围人视为不正常，“狂人”与基里尔所揭示的“疯子”的处境不是一样吗？

周作人回忆说，留日期间，“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理”^⑨，虽是实情，但鲁迅在关注文学中的“狂人”现象时，《二狂人》或者《狂人论》进入其视野是完全有可能的。

《新小说》是明治时期文艺杂志，春阳堂发行，月刊，有两次发行期，第一次发行在1889年1月至1890年6月，由须藤南翠、森田思轩、响庭篁村、石桥忍月、山田美妙等14人组成的文学同好会编辑，显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文学新趣味。中日甲午战争后第二次发行，时间跨度为1896年7月至1926年11月，由幸田露伴编辑，后传至后藤宙外等人，成为明治时代代表性的文艺杂志。1927年1月改名为《黑潮》，发行3册后停刊。为倡导“新小说”，《新小说》多发翻译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的新潮流，1903年至1909年间就“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⑩。这些大多是青年鲁迅求读的对象。其时周氏兄弟正在策划翻译《域外小说集》，苦苦搜求异域文学的鲁迅当不会

错过以翻译文学见长的《新小说》。

同是二叶亭四迷翻译，果戈理《狂人日记》连载于1907年3月至5月发行的《趣味》，高尔基《二狂人》刊于1907年3月发行的《新小说》，若鲁迅看到前者，便也具备看到后者的可能性。前述鲁迅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中，来自《新小说》的就达到4篇，且其中升曙梦译普希金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就载于1907年2月的《新小说》^①。鉴于此，如果说鲁迅也看到过次月（1907年3月）发行的《新小说》，当不为唐突。

据姚锡佩研究：“鲁迅对高尔基的全面认识和推崇，主要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后。”^②诚然，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提到高尔基共有25处，主要在后期，鲁迅1930年支持柔石出版《戈理基文录》，1933年以自己珍藏的《高尔基画像集》援助邹韬奋编《革命文豪高尔基》，以及将瞿秋白《高尔基论文选集》编入《海上述林》等，都能说明这点。后期的鲁迅将高尔基视为“‘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③。

目前研究公认，鲁迅对高尔基的关注始于1927年为董秋芳译俄国作品选集《争自由的波浪》所作的小引^④。现在，我们在《狂人日记》与高尔基的《错误》之间发现了重要的影响关系，将鲁迅与高尔基关系史提前到1907年，亦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范式与新传统的形成研究”（14BZW108）阶段性成果]

①雁冰（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②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参见[日]竹内好：《鲁迅杂记I·关于〈狂人日记〉》，《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第196、2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日]长崛佑造：《探究鲁迅〈狂人日记〉的材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联谈起》，

阎肃译，《国际鲁迅研究集刊》（香港）2014年第3辑。

⑤⑦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止庵校订，第65页，第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周作人：《我是猫》，《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第175页，岳麓书店1987年版。

⑦①②③④⑩⑪陈漱渝：《鲁迅的他山之石——破解鲁迅剪报本〈小说译丛〉》，《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7日，第17版。

⑧⑨⑲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中册）》，第821页，第891页，第89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⑩参考『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馆，1989年），『世界大百科事典』第2版（平凡社，1964—1968年）和『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1988年）。

⑪[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第169—1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⑫[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第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⑬⑭⑮[日]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止庵校订，第2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⑰[日]竹内好：《鲁迅与二叶亭》，《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第2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⑱参见[日]川户道昭、榊原贵教编：『明治翻译文学全集·新聞雑誌編44.ゴーリキ一編』（大空社，2000年版）之『明治翻译文学年表（ゴーリキ一集）』。

⑲[日]竹内良雄：《鲁迅的〈小说译丛〉及其他》，王惠敏译，《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7期。

⑳㉑㉒[俄]高尔基：《错误》，《高尔基文集》第1卷，第450页，第463页，第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㉓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㉔㉕姚锡佩：《鲁迅眼中的高尔基》，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藏书研究》，第156页，第16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㉖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